



我的第二故乡——舟山

普陀二中城北校区七(10)班
学生记者 李在哲(证号D1004)

从我记事起就生活在舟山。虽然我的父母来自外地,但这座千岛之城早已成为我心中最亲切、最温暖的第二故乡。在这里,我听着海浪声长大,呼吸着带着咸腥味的海风,也渐渐读懂了大海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。

舟山最负盛名的,莫过于普陀山。每逢节假日,我常和家人乘船前往。依稀记得第一次去普陀山,我还上在幼儿园,那次的旅途闹了不少笑话。清晨的普陀山云雾缭绕,古刹钟声悠扬。站在千步沙上,看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,金光洒在海面上,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的不仅是美景,更是一种心灵的宁静。

夏天的舟山,则充满了活力与欢笑。南沙海滨浴场是我最爱的去处。这里不仅有细软的沙滩和湛蓝的海水,还是国际沙雕节的举办地。每年夏天,来自全球的艺术家用沙子雕琢出童话城堡、历史人物甚至未来世界,让沙滩变成了一座露天艺术博物馆。我们在浪花中嬉戏,在沙雕前拍照,在海风里吃着冰西瓜——那是属于海岛少年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
而最让我难忘的,是伏休结束时的开捕节。每

年这个时候,舟山的渔港就像被点燃的烟花一样。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沈家门渔港,成百上千艘渔船鸣笛启航,场面壮观得让人热血沸腾。几天后,渔船满载而归,码头边人声鼎沸,梭子蟹、带鱼、鲳鱼……各种海鲜堆成小山。空气中弥漫着海水和鱼鲜混合的独特气味,那是丰收的味道,也是大海对渔民最慷慨的馈赠。

秋天一到,海边人家的阳台上、屋顶上挂满了鱼干。海风一吹,咸香四溢,整个小岛都沉浸在这种朴素而浓郁的香气里。本地阿婆常说:“鱼干晒得越干,日子就越有滋味。”我想,这大概就是海岛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吧。

在舟山生活了十年,我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新“舟山人”。我虽不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巷,也听不太懂带着海味的方言,但是我爱上了这里的慢节奏与烟火气。大海不仅养育了舟山人,也塑造了他们豁达、坚韧又热情的性格。

如今,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故乡,我会毫不犹豫地:“我是舟山人。”因为在这里,我不仅找到了家的感觉,更找到了自己——一个被大海温柔拥抱、被海风轻轻吹拂的少年。

舟山,我的第二故乡,你永远是我心中那片最蓝、最暖的海。



可爱的小猫咪
定海二中八(12)班
学生记者 季楚宛(证号C15107)

我的“老人与海”

东港中学七(10)班
学生记者 李思睿(证号D1152)

我家临海,门外就是一片乌黑的石滩,外公和外婆就在这儿开了家民宿。而外公,是我心里最佩服的普通人。

外公是个闲不住的人,身体硬朗,什么活儿都愿意试试。后山上那一小块菜地,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,种出来的菜个个胖乎乎的,绿得晃眼,咬在嘴里满是清甜。他的厨艺更是一绝。夏天民宿忙的时候,他总能从容地颠勺翻炒,做出的菜连客人都赞不绝口。妈妈总笑着说:“外婆有了外公,就像有了千军万马。”这话我举双手赞成。

外公为数不多的爱好,是出海钓鱼。那条蓝色的小船,是他的老伙计,更是他闯荡大海的“黄金甲”与“宝马”。他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素色衣裳和沾满泥沙的黑色长筒靴。朝阳下的他格外专注:检查船桨、调试发动机,阳光将他的皮肤晒成健康的小麦色,手上的纹路深如刻出的沟壑。伴着发动机的轰鸣,小船破开海面,留下泡沫似的浪花。

傍晚,他总会准点拎着渔桶走回家,把鱼分好:几条留着晚上做菜,几条拿去市场卖,还有几条最大的——留给我和表弟。从前我还能跟着他一起出海,后来学业渐渐忙碌,连去那片乌石滩的次数都少了,可外公带来的海鲜从没断过。

真正让我触动的,是外公做手术那次。我印象里那个不怕风浪、不惧伤病的身影,竟躺在了医院里。白花花的墙壁和他黝黑的皮肤格格不入,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出海钓鱼,就算提起也只是摇摇头说身子吃不消。手术后的外公依旧话不多,也没什么怨天尤人的抱怨,只有外婆常和我念叨,他夜里会疼得睡不着。

春节过后,热闹渐渐散了,我们也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。表弟先走了,我收拾好东西出门时,看见外公坐在小店前的板凳上抽烟,望着大海发呆。他不爱说话,或许是我和他聊得少了,背影里竟透着几分孤单。我想起他在医院里反复切换着电视频道,几次念叨着“没意思”,原来那个无所不能的外公,也会有脆弱的时候。

我佩服外公的能干,更佩服他藏在沉默里的温柔。他从不说“爱”,却会把最大的鱼留给我们;他从不说不,默默把民宿的大小事都扛在肩上;他被岁月磨出了皱纹,被病痛磨去了锐气,却依旧用自己的方式,守着这片海,守着这个家。

外公只是个普通的海边老人,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,却用一辈子的勤恳与温柔,活成了我最佩服的模样。他就像海边的礁石,沉默、坚硬,却总能为身边的人挡住风浪。就像《老人与海》里说的那样: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绝不会被打败。



福至,吉祥如意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七(2)班
学生记者 孟珈好(证号B808)

这就是我的承诺

南海实验初中七(4)班
学生记者 陆怡然(证号B306)

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,常有人对我说:“你真温柔,真宽容!”有人在教室里奔跑时不小心撞到我,我不会恼火,只是提醒一句:“别在教室里跑!”有人不慎打翻东西弄脏地面,我也不着急,会默默拎来拖把,一边安慰对方,一边把地拖干净。这样和气的性格并非天生,而是源于一次与陌生人许下的郑重承诺。

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,我的心思渐渐敏感起来,看什么都觉得带着刺。我常常和那些“刺球”般的人和事纠缠,结果总是两败俱伤,性子也变得越来越暴躁。有一次,我刚与妹妹吵完架,跑到一条小街上散心,本想让心情平复些,可突然蹿出几个顽皮的小男孩,轻轻撞了我一下。刚才快要熄灭的火气,仿佛瞬间遇到了氧气,“轰”地又烧了起来。我猛地回头,冲着他们大吼:“干嘛?没长眼睛啊?!”几个男孩被吓得一怔,而我的注意力已经被别的东西吸引了。

不远处的小摊位上也爆发出了一声怒吼,而摊位上的老奶奶始终笑眯眯地对顾客说话。尽管顾客的脸涨得通红,头顶仿佛还能看到愤怒的气焰,但是老奶奶一点都没急,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与安抚。

在她这般温和的态度下,顾客紧绷的脸渐渐舒展,甚至“奇怪”地露出了笑容,两人也顺畅地沟通起来——这场矛盾就这么化解了。想到刚才自己冲男孩大吼的模样,我又震惊又羞愧:怎么会有人能把尖锐的矛盾,揉得如此柔软呢?

“为什么?”我忍不住开口,老奶奶抬起满是皱纹的脸,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看向我,轻轻拍了拍我攥紧的拳头:“孩子啊,哪有什么‘为什么’呢?”我愣住了,难以理解地向她眨眨眼。她依旧笑着,眼角的皱纹挤成了温暖的沟壑:“做人啊,火气不能太旺,否则每个人都这样,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道理呢?”她又看向人来人往的街道,指尖轻轻点了点喧嚣的人流:“所以大家都和和气气的,我们的世界也就能和和气气的喽!”她爽朗地笑了一声,又拍了一下我的头:“去吧,闺女!记得要收住火气喔!”我点点头,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。

我细细回味着老奶奶的话。没过多久,妹妹好奇地凑过来问:“姐姐,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柔啦?”我想起对那位卖点心的老奶奶许下的承诺——要以平和之心看待这个世界。于是我收起了浑身的尖刺,压下了躁动的火气,不再因别人的疏忽而气恼,也不再为他人的失误而焦急。而我也真切地看到,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份“温和”的承诺,为世界增添了一抹温柔的色彩。